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

會時

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

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

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對

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

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

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

叔虞

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

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

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厲侯子宜曰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晉地十年伐千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能成其衆也晉人師服曰翼哉君之命子

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太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及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子曲沃曲沃大於翼翼晉君都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

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未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
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殺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
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
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
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緡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
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
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
為君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
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
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

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立年曲沃莊伯卒子稱
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弒其君隱
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
謀九年代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
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策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小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六了小
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曲沃益疆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
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栢王使虢仲伐曲沃武
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
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

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懿王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失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詎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

王弟穰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

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為

說公。賈逵曰：士為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

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九

年，晉群公子既亡，奔緡、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

年，晉欲伐虢，士為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

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

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翟預是蒲人，手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

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

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

宣統三年

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

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

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

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

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

伯以一軍為晉侯今始為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

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

魏以為大夫士薦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言其極

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先之為極服虔曰言其極又

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惡

猶有令名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太子不從

上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上偃晉萬盈數也魏大

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

數其必有眾杜預曰以魏從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

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屯固

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為其後必蕃昌十七

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里克諫獻公

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

膳者也。膳飲食故曰天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

代太子守則從之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

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杜預曰君與國

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政正卿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

已。杜預曰命將軍所制寡命則不威寡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

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統帥是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

之。杜預曰寡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

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

太子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

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服虔曰不得立已脩己而不責人則免

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製之衣偏異色駁不紀製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

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韋昭曰金玦兵

要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

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

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

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假道於虞虞假道

遂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陽虢邑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穀梁

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

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

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

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名。掌陰事，今闕士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

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毋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馬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

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蒍為士蒍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三公子言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祛。服虔曰：祛，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

曰：「晉不可假道，迫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冝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同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終，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家在河內溫縣，鄭東濟水南，大家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龍襲滅虞。虢、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魯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襄所遺。虞

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

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歲戲喻荀息之年也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

伐屈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夷吾將奔翟異芮曰不可韋昭曰異芮晉

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

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

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

於翳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何

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

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

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晉桓公益驕不務德

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弟嬖會母如晉何獻公亦

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

詐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

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為之驗

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

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

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曰臣怨將起秦晉輔之子

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

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

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

月里克弒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殺驪姬於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

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唯

曰詩大雅言此言之其苟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

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韋昭曰齒牙謂北端左右骨新有似乃

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

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

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

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

於梁夷吾欲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

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

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

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

賈逵曰汾陽名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

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

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

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邴鄭謝

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

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

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

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會齊秦大夫共

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

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

大夫服虔曰奚齊悼子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

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

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不鄭使謝秦未還故不

及難晉君改死并恭太子申生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死并之秋狐突

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遇申生申生與

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夷吾無禮余得請

於帝服虔曰帝天帝謂罰有罪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

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

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新城西偏將

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

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

韓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

亦不昌昌乃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

公曰呂省卻稱箕芮實為不從杜預曰三子皆曰大夫不從不與秦路也若

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

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

鄭責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圍大

夫韋昭曰七圍申生下軍之衆也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

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與大夫

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禮晉惠公惠

公禮倨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

里奚服虔曰秦大夫曰天苗流行國家代有救苗恤

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

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

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

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

謀之虢射曰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

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

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怒

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

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一日深猶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

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

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

不孫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服虔曰子

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

執系不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

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麻非御虢射為右輅秦繆公

公服虔曰輅迎也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

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
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
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
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翔臨而許之歸晉
侯亦使呂省等報國入曰孤雖得歸母面目見社
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
國和平對曰不稱小入懼失君亡親不憚五子圉
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
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
晉惠公餽之七年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

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
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
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
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

服虔曰圉人掌養馬
位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
曰溝民力罷怨其衆數相讎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

滅之十二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
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
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
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

曰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
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

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
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
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
耳欲內之子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
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
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
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吾也何
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
使人告欒卻之黨為內應殺懷公於高粱入重耳
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

少好士年十七有取真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
公舅也賈佗先軫緄也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
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
年以驪姬故重耳世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
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
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
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
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
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
之別隗姓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
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

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彘使人迎欲立重耳
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
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
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
奔狄非以為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
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
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
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
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
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

造五鹿

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飢而從野人乞食

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

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

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

豈刃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

五歲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

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

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

勸重耳逃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

知其他必死於此

徐廣曰一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

不能去齊女曰子

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

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
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
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
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
可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
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
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饋重
耳食置辭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辭去過宋宋襄
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
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

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
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
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
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
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
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云在
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
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安禮見之成王厚
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
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玉

功利之徒何足
典論禮惜哉玷

此英雄

曰雖然何以報不殺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

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楚不

將子王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

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

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

晉太子圍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

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

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

故子圍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晉臣曰季也曰

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

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

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芃芃繆公曰知子欲急反

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

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

子圉辛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

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

甚眾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

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

之故貴臣呂卻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十

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

史世家九

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親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也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武宮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粱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

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雖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覺始嘗欲殺文公官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于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官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母蒲翟平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

可耻

入國國人責賈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
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
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其意欲奔秦繆公誘呂
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
秦秦所與文公妻者秦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
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
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勞幣
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
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
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

之天末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
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
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
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

死誰對推曰尤而效之罪有其焉且出怨言不食
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一言身之文也身欲
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
女偕隱至死不復覩介子推從者怜之乃懸書宮
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
字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

子推也吾方夏王室未圖廿六功使人召之則亡遂

求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賈逵曰於是文

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

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從亡賤臣壺叔曰君

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又公報曰夫導我以仁

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

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

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又次賞三賞之後故且

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

襄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曰晉同姓晉日不先入空

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趙三

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圍

温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圍襄王賜晉河內陽

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

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狐偃

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

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趙衰舉郤穀

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

衰為婦藥枝將下軍賈逵曰藥枝先軫佐之荀息父

御戎魏犇牛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

平治三年

世家九

三

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西北有原城五年春晉日文公欲伐曹

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

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

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

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

徐廣曰一作齊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

用整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二百人也令軍毋

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齊公

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伐也欲釋宋宋又

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

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晉文公從之而楚成

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王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

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曰侯亡在外十九年

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

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說

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為曹員說慮之本不足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

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曰賈逵曰宛請秦楚大夫

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

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先軫曰定

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止之我則毋

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

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計晉侯乃

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

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史國為何退文公曰

昔在楚約退三舍可信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

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已巳

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

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榮陽卷縣也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上

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為之作宮初鄭助楚楚敗懼使西請盟晉侯晉侯

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四介百乘徒亡

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賈逵曰王子虎

周大賜大輅彤弓矢百茲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

後征伐拒鬯一卣珪瓚賈逵曰秬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卣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為尊虎賁三

百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晉侯三辭然后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首至地周

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昭登於上布

不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王能詳慎顯用明德昭登於上布

開在下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孔安國曰

惟以是故集成其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王命德練子孫於是晉文公稱伯矣亥王子虎盟諸侯於

王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

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
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
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
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
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渡河北
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
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母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
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
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
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

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間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
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
陽著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
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
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
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
六軍故謂之三
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預曰
三行無
作疑大
夫師也七年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
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
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

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
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
說罷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
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繆公發兵
往龍衣鄭十二月秦兵過我如襄公元年春秦師過
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子
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
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眾心此可擊欒枝
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
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賈逵曰墨
變凶杜預

曰以凶服從
戎故墨之

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

林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

服虔曰非礼也杜預
曰記礼所由也

文公

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
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
渡河已在舫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
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四年秦繆公大興
兵伐我度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
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
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
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各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
曰欒
貞子欒枝也霍
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

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

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

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

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嬖於二君

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服虔曰臨次也

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曰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

不能求太而出在小國賤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

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

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

父左傳曰此時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

是歲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

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

太子毋繆言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

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

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

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今

君卒言猶在耳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而奔之若何趙盾與諸大

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

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

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朱衛鄭曹許

君皆會趙盾盟於扈

杜預曰鄭地榮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以靈公初立故也

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

徐廣曰年表曰北徵也

六年

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

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

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

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

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

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

四年靈公壯修厚斂以彫墻

賈逵曰彫畫也

從臺上彈人觀

其逃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

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

靈公怒殺

宰夫使婦人持其屍死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

諫不聽已又見死於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

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盾聞門開居處節鉏麇

退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

常田首山

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

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昧

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官三年未知母

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

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

攻盾公宰示昧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

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

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教何休曰索隱

曰縱是用友又作璣又作就同素后反明為有搏殺狗者曰奔人用

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巴靈公縱

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

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

弗告明亦因亡去遂奔未出晉境乙未盾昆弟將

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

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弑易盾讓位晉太史

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

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

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

受屈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趙

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

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

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

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代

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疆會諸侯于

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楚

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

徵舒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
 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
 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穀韓厥鞏朔佐
 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
 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辭
 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
 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
 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眾楚虜我將智瑩歸
 而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誅
 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

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
 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
 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
 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
 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
 謀曰晉達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給為
 救宋服虔曰解揚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
 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
 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克於齊
 齊頃公毋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

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元年楚莊王卒齊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困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藥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讎於畫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

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猶晉君母柰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

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刑大夫賈逵曰刑晉邑十二年冬

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

始作六卿韓厥鞏朔趙穿荀躒趙括趙旃皆為卿

智瑩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

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杜預曰在

馮翊夏陽縣也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伯宗

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怒巫臣滅其族巫

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

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詹之功
豈可忘乎柰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
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是
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稱諸侯
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
年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
虜其將成差五年二郤讒伯宗殺之伯宗以好直
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
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夫諸侯乃發

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
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疆辟之無以令諸侯遂
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曰楚兵敗於鄢陵余廣曰
鄢陵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子反收餘兵附循欲
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
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
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
欲盡去群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
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
楚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

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周京師微考之果使卻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卻至卻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卻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卻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宦者素隱曰張卻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將誅三卻未發也卻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一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卻胥童因以劫欒書

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

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善也公弗聽

謝欒書等以誅卻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

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

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龍捕厲公囚之

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為

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葬

之左傳曰葬之丁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六日死

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鷄與大夫

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

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
為相叔相叔最愛相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
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
周客死焉寡人自以踈遠母幾為君今大夫不
忘文襄之意而惠立相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
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
逐不臣者七人脩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
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
羣臣可用者祁侯舉解狐解狐侯之仇復問舉其
子祁午君子謂祁侯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

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魏絳

戮其僕賈逵曰僕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

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

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棟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五

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次秦取

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

軍至棧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

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

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齊師敗走晏嬰曰

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

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魚日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龍衣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手逞逞敗走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驪案在傳逞作盛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大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五家

襄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悔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公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溪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

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
 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
 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
 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
 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欒韓不信魏侈與
 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
 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
 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走二
 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
 鞅時從卒長吳

徐廣曰日天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吳王夫差
 長晉國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

三十二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
 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之出
 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
 十八年或云二十年知伯與趙鞅
 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
 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
 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哀公大父雍
 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徐廣曰世本作桓
 子雍注云戴子戴子生忌
 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
 驕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
 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

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
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
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
年幽公淫婦入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
其詆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烈公十九年周
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
子孝公頌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龔邯鄲不勝
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
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
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
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
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
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
不易哉

晉世家第九

西

顧正自答

大關本行發售新編西遊記插圖

西遊記

